

2025年高考 | 卷作文:

阅读下面的材料,根据要求写作。(60分)
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,可是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。

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(见全国一卷阅读II)

假如我是一只鸟,
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

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
们一一拥抱,因为一个民
族已经起来

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
样的联想和思考?请写一
篇文章。要求:选准角度,确定
立意,明确文体,自拟标
题;不要套作,不得抄
袭;不得泄露个人
信息;不少于
800字。

6日7日上午,2025年高考语文作文
题揭晓后,记者第一时间邀请了北京大学
学生、外科医生和AI大模型,写下了如下
文章。



你我的假如

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神经脊柱外科医生
蔡凯文

人在小时候,脑海里总能蹦跳出千千万万个奇妙的“假如”。假如,我在云朵上翻跟头,翻累了,就在棉花糖里睡大觉;假如,我驾飞船驶向星海,和友好的外星朋友握握手;假如,我搭着鲸鱼潜游深蓝,见证埋藏最深的秘密;假如……

那时候,我们异想天开,我们不着边际,我们快乐无穷。

稍稍长大了,我们的“假如”变样了。假如,我成为一名军人,我要守护正义,用热血捍卫我的人民;假如,我成为一名学者,我要探索奥秘,揭示最准确的真相;假如,我成为一名教师,我要像我的老师一样,燃烛秉光,传递爱与希望;假如……

这时候,我们青春勃发,我们奋斗不息,我们充实满足。

可,渐渐地,渐渐地,我们的“假如”,又变了。假如,能不再加班,让我多陪一陪企盼的妻儿;假如,能多赚一些,哪怕是拆东补西;假如,能获得机会,让我的光亮不再隐没于人海;假如……

现如今,我们谨小慎微,我们怨天尤人,我们碌碌而活。

但你我可曾记得,脑海中闪过多少个曾经的“假如”,那是我们最可贵的模样。它装载着希望,它不理睬悲凉,即便被我们丢弃在记忆的箱底,它仍能触动最深处的那根心弦。

无疑,我是幸运的,在我的箱子里正好有一枚金币,它就是“救死扶伤”。还记得那时,母亲带着齐腰高的我奔走求医,小小的身体上已开了三刀,我的眼中虽有恐惧,但也充满向往:“我也要像他们一样!”于是多少日夜笔耕不辍,多少难关迎头而上,一瞬而三十余载往矣,小患者竟也成了那里边坐堂的大夫。刀笔耕耘十五年,自视虽无赫赫之功勋,然俯仰亦无愧于职守;虽家乏万贯之财,而尚可饔飧自足于晨昏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!

来吧朋友们,在时光的沙滩上拾起你曾遗落的贝壳,那是最亮的闪光,是最真的镜子。艾老尚可在国破家亡之际发出“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这般振聋发聩的呐喊,我们生于和平,长于安乐,又何妨更炽烈地拥抱理想呢?

不为别的,只因为我们对这生命,爱得深沉。



歌尽荆棘刺

北京大学法学专业
大一学生
徐伊诺

“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,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。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,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。”风雨如晦之际,与其缄默,不如做一只荆棘鸟,用最殷红的鲜血浇灌最嘹亮的歌声,直至破晓。

欲言而止的喑哑,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力。方宝庆面对遭难儿童深感表达之匮乏,混迹江湖的说学逗唱在山河破碎的时代已然显得轻浮油滑——这是时代的大山对个人的倾轧,令每个人在黑暗里彷徨于无地。当然,烽火连天带来的不只是个体自身命运的惊心,更是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惊恐。内乱不止,纠纷不休,“中国武器不如人,战必败”的消沉言论甚嚣一时,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似乎要在寒风朔雪中走向油尽灯枯,黑云压城之下,这般昏暗的前景更是令人哑声而不知何谓。

但温和地走进良夜并非中华民族的品格,万马齐喑中迸发的歌吟鼓舞我们正视淋漓的鲜血,并在淡红的血痕中继续勇毅前行。“亟拯斯民于水火,切扶大厦之将倾”这一声声歌吟,是艾青对土地至死不渝的爱恋,是郁达夫“永保金甌无缺”的心愿,是鲁迅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决心。先驱者们或是以笔作刃,或是奔赴前线,揭开金玉其外之下的脓疮,引起疗救的注意,让“瞒与骗”不再沉潜为集体无意识。即使这铁屋子万难破毁,但那些疾呼也不会白白落空——虽说“请愿”是不在其中的,但刘和珍君的鲜血却长久张扬着当局“屠戮妇孺的伟绩”,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不惮于前驱。

当被这嘶哑的歌喉鼓舞着的力量不断凝聚,一双手带血的手就托举起新生的黎明。黎明的出现并非歌唱带来的硕果——歌唱只是行动的前哨,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每个毁家纾难、挺膺担当的我们。“泥泞诞生了跋涉者,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,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。”而在风雨同舟的路途上,民国时期“大脱嵌”后一盘散沙的民族意识便不断实现着“再嵌化”的过程——我们将自我置于全新的家国天下秩序中来理解,而“家国天下”的概念也在我们的同心同德中得到时代性的阐释。“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炼和锻炼,它会使人脊梁永远不弯,使人在艰难的跋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、博大和不可丧失,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。”那一双双带血的手彰显的正是人民的伟力——是我们选择了中国,是我们塑造了中国,是我们托举了中国。

时代的车轮驶进当下,先烈的血肉身躯铺就了我们河清海晏的现状,我们也理应用更昂扬的姿态奔走在自我实现和报效家国的路途上。“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,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,和周天子的雪山,天马踢踏,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,我选择永恒的事业。”让我们长吟,秉一点浩然气,乘千里快哉风,向那更光明璀璨的新世界。

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?

歌尽荆棘刺,破晓之际,地火奔突,但我坦然,欣然。我将大笑,我将歌唱。

deepseek

喑哑处的雷鸣

deepseek

老舍笔下鼓书艺人“开不了口”的无声焦灼,艾青诗中嘶哑鸟鸣的悲壮坚韧,穆旦笔下以“带血的手”拥抱世界的深沉奉献——这些片段如沉钟,撞出永恒疑问:当命运的巨掌扼住灵魂之喉,人之声息当如何存在?

这些失声的瞬间,绝非是声音的彻底消逝,反而常常是沉默在生命熔炉中锻打出的特殊表达。鼓书艺人于无声处翻腾的内心波澜,岂非对艺术的深情执着?这无声之痛与艾青鸟儿的“嘶哑喉咙”一样,都是沉默在灵魂深处点燃的火种,终将化为撼动人心的语言。古来多少绝唱皆自这般喑哑处涌出,屈原遭放逐而赋《离骚》,字字啼血;司马迁蒙奇耻而著《史记》,句句含悲。他们正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;于天上看见深渊。”这些灼烧于沉默深渊中的灵魂,其呐喊反而更能刺穿时空的帷幕。

于无声处迸发出的声音,常因灵魂深度之痛而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表达力。当穆旦笔下诗人以“带血的手”拥抱世界,那痛楚早已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悲悯与庄严期许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,沉痛喟叹“亲朋无一字,老病有孤舟”,但这“沉郁顿挫”之音恰如金石相击,将个体悲欢融入时代巨浪,终成“诗史”的永恒价值。这种表达因饱含生命的真实分量,其沉郁之力远胜于喧嚣浮华之音。

“失声”的困境,亦可转化为孕育崭新言说方式的沃土。当常规话语被强行阻断,灵魂反能另辟蹊径,凿开表达的嶙峋奇峰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场之上直面死亡,那数秒的窒息体验,竟如一道闪电劈开其精神宇宙,后来在《死屋手记》中他以无与伦比的笔触描摹人性深渊。陈子昂在政治失意中独自登上幽州台,一声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的旷世孤叹,正是失语困境中迸发出的永恒回响。

当命运的扼喉之手骤然收紧,我们当记得,真正的绝唱往往生于窒息边缘。那嘶哑的鸟鸣,那带血的拥抱,那无声处翻腾的心涛——它们共同昭示着生命在重压下迸发的精神伟力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,于喑哑时见绝唱——这既是历史的回音,亦是灵魂在命运牢笼中永不屈服的永恒证词。